

# 认知符号学视域中的体验性

苏晓军

(苏州大学, 苏州 215006)

**提 要:**2007年《认知符号学》这一国际学术刊物的问世标志着认知符号学作为符号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已经从起步阶段逐渐走向成熟。认知符号学研究试图跟踪意义研究的最新发展,寻求认知科学与符号学的结合,促进这两大学科之间的对话、辩论与合作。本文从认知符号学角度出发审视认知语言学的体验观,指出认知语言学体验观的一些局限性,并从认知符号学视角对体验性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认知符号学;体验;认知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09)06-0142-4

## A Cognitive Semiotic Perspective on Embodiment

Su Xiao-jun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China)

The birth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journal *Cognitive Semiotics* in 2007 signals the transition of cognitive semiotics as a branch of semiotics from a burgeoning stage to growing maturity. Cognitive semiotic research seeks to follow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meaning, joins the two fields of cognitive science and semiotics, and promotes the dialogue, debate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two fields. The present paper examines embodiment based 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from a cognitive semiotic perspective, points out some limitations of the cognitive linguistic view of embodiment, and probes tentatively into a cognitive semiotic perspective on embodiment.

**Key words:** cognitive semiotics; embodiment; cognitive linguistics

### 1 认知符号学

如果把认知符号学定义为运用来自认知科学和符号学的理论对符号进行研究的跨学科领域,这个定义应该是可以获得普遍认同的。但须要说明的是,认知符号学所说的符号有别于其他符号学研究分支所说的符号。不同传统的符号学研究其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可能完全不同,对符号的理解也可能完全不同(王铭玉 2002)。概括地说,在符号学内部对符号的理解大致有以下5种不同的理论范式:(1)以索绪尔等人为代表的语言符号观把符号作为文化的约定俗成(cultural conventions)进行研究。在这一范式中,语言是原型符号系统。符号传递信息,我们使用符号分享我们的经验;(2)以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 Cassirer)和生物符号学家岳克斯库尔(J. V. Uexküll)等人为代表的生物人类学符号观认为,符号是调节性行为(adaptive behavior),在生命体(organisms)和环境的互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符号是动态的现实,符号的基本功能是表征(representation);(3)以胡塞尔(E. Hus-

serl)和梅洛·庞蒂(M. Merleau-Ponty)等人为代表的现象学符号观把符号看成是意识的构块(building blocks of consciousness);(4)以美国符号学家(C. Morris)等为代表的行为主义符号观认为,一个符号代表这个符号以外的某个事物,符号是生成具体反应的刺激(stimuli)。在这一范式中,符号学是一种学得行为的理论(a theory of learned behavior);(5)认知符号学所说的符号是皮尔斯符号学框架里所讨论的符号。认知符号学认为,符号指的是一个世界,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想象出来的;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可以具体,也可以抽象。符号与客观世界和符号使用者之间关系密切,符号就是知识(signs as knowledge),是符号使知识成为可能。其次,认知符号学不应是认知科学和符号学的简单相加。假如我们考察认知科学和符号学这两大学科之间的异同点,我们不难发现,二者所研究的其实是同样的领域即知识,关心的也都是我们眼中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一问题。可以说,这是认知科学和符号学之间对话的基础。不过,二者之间

也存在种种不同:(1)认知科学的焦点是放在认知及其运作上,即我们的大脑是如何对这个世界进行认知加工的,而符号学则把眼睛牢牢地盯着这个世界;(2)认知科学结合来自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具有广泛的实证基础,而符号学是从哲学发展起来的,所以没有实证基础。因为背景不同,所以认知科学和符号学之间几乎从来没有对话;(3)符号学的基本概念是符号(sign),而认知科学的基本概念是表征(representation)。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符号学主要是进行语篇分析和理论构建,而认知科学则依赖实验和计算机模拟等。

事实上,自从索绪尔奠定了结构符号学基础以来,符号学家们就一直雄心勃勃,声称要走认知道路,但成效甚微。然而,令人鼓舞的是,越来越多的认知科学家开始关注符号的意义,在认知科学内部出现了可喜的符号学转向(Sonesson 2006)。事实上,国际上第一本认知符号学论文集(Bundgård *et al.* 2003)所收集的文章都是对符号学研究可能有启发的认知科学领域的文章,其中包括兰盖克(R. Langacker)和福科尼耶(G. Fauconnier)等认知语言学家的文章。此外,以下一些认知科学家都在符号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尝试,推动了认知科学的符号学转向:(1)脑神经科学家狄肯(T. Deacon)运用皮尔斯的理论以表达他的主要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进化符号学理论(Deacon 1997);(2)加拿大心理学家唐纳德(M. Donald)试图探索人脑的运作机制,将人类文化和认知的发展演变分为哼哼(grunts)、姿势(gestures)和语言三个阶段(Donald 1991);(3)德国认知科学家托马塞罗(M. Tomasello)吸收了皮尔斯、巴赫金(M. Bakhtin)和维果茨基(L. Vygotsky)等符号学家的思想,对非人类灵长类动物和人类儿童的认知能力进行了系统研究,探讨了人类认知的文化起源(Tomasello 1999);(4)保加利亚籍学者兹莱夫(J. Zlatev)的研究涉及模仿(mimesis)和语言等较高层次的意义是如何从所有生命形式都具有的基本层次意义中产生的(Zlatev 2002);(5)瑞典认知科学家齐姆克(T. Ziemke)虽然还没有能提出发展符号学的完整理论,但是他为了区分有生命的人和机器人运用了岳克斯库尔和维果茨基的思想(Ziemke & Sharkey 2001, Lindblom & Ziemke 2003),无疑已经加入了符号学转向的行列。

苏晓军认为,认知符号学是一门从认知的角度研究意义的科学,它试图对包括语言在内的一切文化符号进行认知研究,寻求对人类意义生成的理解(苏晓军 2007)。认知符号学不仅研究自然语言的意义构建,同时还研究语言与注意系统之间的关系,研究图画结构和音乐结构等。这是一种广义的认知符号学,在这一定义范围内,包括皮尔斯符号学在内的一切从认知角度进行的符号研究都属于认知符号学。狭义的认识符号学则指的是认知科

学内部的符号学转向。

## 2 认知语言学的体验观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认知语言学理论进行冷静的分析思考(Gibbs 1999, Haser 2005, 文旭 2001, 石毓智 2004, 刘宇红 2006, 赵彦春 2007)。总的来说,对认知语言学的批判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只是根据分析者个人的直觉对语言现象分析得出结论;(2)只能事后解释,不能预测。比如我们只有在看到 He is wasting our precious time 这一句话以后才会想到我们头脑里预先存在着一个概念隐喻 TIME IS MONEY;(3)循环论证。从对语言结构的分析推导人类思维的特征是有问题的,比如人们可能在说话的时候使用隐喻而没有进行隐喻性的思维,所以说概念隐喻没有心理真实性;(4)很多关键概念模糊。比如说隐喻和转喻都是一种概念现象,但到底什么是隐喻、什么是转喻却不清楚,它们似乎只是一种模糊的概念延伸;(5)研究方法上的主观性。往往是研究者自己先假定某一个概念结构存在,然后再到语言中去寻找实例证明(Ungerer 2003)。

认知语言学所面临的这些挑战与其哲学基础即体验哲学是分不开的。体验哲学(Lakoff & Johnson 1999)有三条基本原则,即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和思维的隐喻性(王寅 2002a, 2002b)。心智体验性的思想代表了认知语言学的体验观。简单地说,这种观点反对美国分析哲学和乔姆斯基语言学传统,认为研究人类语言和思维不应靠形式和逻辑手段,而应该考虑人的身体基础。认为理性不是非体验性的(disembodied),而是来源于我们的大脑、身体和身体经验,来源于我们的大脑神经结构、身体除大脑外的其他部分以及我们日常生活的细节。

应该说,认知语言学的体验观是一个惊人的主张。其本质是,我们身体里的神经机制和认知机制创造了我们的概念系统和理性模式。因此,要理解理性,我们就必须理解我们身体里的视觉系统、肌动系统和神经机制。

认知语言学是通过其两大核心假设证实其体验性的。这两大核心假设是:语言和思维依赖于基本层次概念(basic-level concepts);语言和思维依赖于意象图式(image schemata)。基本层次概念和意象图式属于两组基本的语义基元(semantic primitives),这两个认知实体本身就具有内在的意义,因为我们对它们的了解来源于我们的身体与环境的互动。这样我们就不必担心语言的指称为何物以及意义的基础来自哪里等问题,因为这两个语义基元本身从来就是有意义的。

基本层次概念来源于罗希(E. Rosch)的心理学研究。这一理论认为,人脑的基本概念是那些我们具有基本肌动(motor)经验的事物或行为,因此我们可以对它们形成简单的图式意象表征,如锅碗瓢盆吃喝拉撒等。这

里的基本思想是,我们通过感觉肌动(sensori-motor)与这个世界的接触就决定了我们的基本概念。意象图式则是用于感知和推理的体验性的格式塔,如部分—整体和中心—边缘等。这里的基本思想是,通过我们的身体活动,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些格式塔及其结构等。对这些意象图式的描述因而可以加深我们对人的身体的了解:人的身体总是做着有目标的运动(Ungerer & Schmidt 1996,张敏1998,赵艳芳2001)。从认知语言学视角来看,可以说感知和概念之间的界限是被消解了的,因为概念背后的动因是感知,尽管感知并不总决定概念。进一步来说,这些由基本身体经验组成的意象图式是进行更复杂的思维活动的起点,因此抽象的思维被认为是从意象图式向感觉肌动活动以外的其他域的隐喻投射。

### 3 认知符号学视域中的体验性

从认知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认知语言学的体验观至少有以下两个局限性:(1)界限模糊。身体是指人的身体,但是对除人以外的其他高等动物又是怎样的情形呢?它们也有身体,也许它们也应该能够运用基本层次概念和意象图式进行思维,但在运用这些基本工具进行延伸性的隐喻思维方面就不如人类了?(2)认知语言学声称要通过研究人的身体和大脑对语言做实证研究,而且否定一切既定的思想。虽然我们能够接受认知语言学提出的不考虑人的身体的意义理论都必须摒弃的观点,却很难相信他们的理论一定是没有任何既定假设的纯粹体验性的理论。既定的假设也是建立在各种科学基础之上的,未必就是无效的。人类是否一定要从自己的身体出发,一定得运用基本层次概念和意象图式,否则就不能进行思维了?这个问题从认知语言学内部得不到答案,但从认知符号学的研究里可望得到答案。第一个问题是很多认知符号学家们都很感兴趣的课题。托马塞罗等人(Tomasello 2000, Tomasello et al. 2003)研究了自然状态下黑猩猩的认知能力,发现黑猩猩能够理解其他个体的心理状态,因而假定黑猩猩拥有一种社会认知图式。但他们也认为,黑猩猩不拥有像人类那样的心理系统。

迄今为止的研究结果似乎表明,认知不可能一开始就处于高级水平。从认知的发生和起源来看,在人和其他高等动物之间,在婴儿和成人之间,认知的发展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变化过程。这一研究结果证实了莱考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 1999)提出的理性是进化的思想。关于第二个问题,虽然毫无疑问我们对世界的了解是以自己的身体为中心的,但认知符号学研究的结果表明,并不是不以身体为中心我们就无法思维,因为我们完全可以以既定假设为基础进行思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认知语言学对先验的全盘否定确实是一个误区(赵彦春2007)。其实,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又让我们回到了笛卡

儿的二元论问题上来,因为笛卡尔在研究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时就研究了数学思维和几何思维,并且得到了知识是非体验性的这一结论,即从根本上来说知识独立于任何身体的感知、经验或视角。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这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是或不是的问题,而应该在认知符号学的视域下重新审视身体和入脑等基本概念,对体验性进行更细致的考察。认知符号学意义上所说的身体不是笛卡儿二元论中与心智分离的身体,也不是一般物理学意义上的物体,而是符号学家梅洛·庞蒂所说的具有双重特性的身体:身体是被动的但同时也是主动的。它对世界做出反应,但同时也具有意向性。

我们的知觉范畴和形式在个体经验之前已经确定了它们适应于外部世界,其理由完全等同于在马出生前马的蹄子已经适应于大草原的地面和鱼在孵化前鱼的鳍已经适应于水。与此类似,我们的大脑也不是一个意义单一的大脑,而是具有双重性或者甚至多重性的。它既可以进行逻辑思维和数学思维,也可以进行非逻辑思维和非理性思维(arational thinking),前者是非体验性的,后者则是体验性的,而且大多数时候我们的大脑所做的并不是属于高层次的抽象思维,而是体验性的日常思维(Minsky 1985)。事实上,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我们正在一步步接近揭开入脑运作之谜。连通论和动态系统论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得以从动态过程的角度研究入脑的复杂性和模拟入脑。迄今为止该领域的研究表明,入脑的神经网络和动态系统会表现出自我组织的特征,也就是说,入脑是一个可以进行内部重组的复杂系统。认知符号学家齐姆克对机器人认知的研究则从反面表明了体验的重要性:虽然我们在设计可以与环境互动并能够进行自我组织的机器人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机器人的身体里缺乏内在意义或者主观意向性(intentionality)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Ziemke 2001)。

### 4 结束语

认知符号学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对于这一学科的界定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和传统符号学不同,认知符号学重视人的身体,认为是人的身体使人具备了符号能力。在体验性问题上,认知符号学家关于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认知和儿童认知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理性进化论的思想,但是在关于心智和身体的关系问题上,认知符号学不赞成二元论,甚至也不赞成存在论(ontology),而是认为人的身体是有意向性的身体,人的大脑是一个具有双重性,甚至多重性的复杂系统。

### 参考文献

刘宇红. 认知语言学的理论缺陷[J]. 山东外语教学, 2006(5).

- 石毓智. 认知语言学的“功”与“过” [J]. 外国语, 2004 (2).
- 苏晓军. 《复活节翅膀》的认知符号学分析 [J]. 外语学刊, 2007 (1).
- 王铭玉. 语言符号的意义 [J]. 外语学刊, 2002 (4).
- 王寅.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体验哲学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b (2).
- 王寅. 认知语言学与两代认知科学 [J]. 外语学刊, 2002a (1).
- 文旭. 认知语言学: 诠释与思考 [J]. 外国语, 2001 (2).
- 张敏.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赵彦春. 先验与本质的缺失——认知语言学学理反思之一 [J]. 外语学刊, 2007 (6).
-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 Brandt, P. A. *Spaces, Domains, and Meaning: Essays in Cognitive Semiotics* [C]. Bern, Berlin, New York & Oxford: Peter Lang Verlag, 2004.
- Bressler, C. E.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 (2nd ed.) [M].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9.
- Bundgård, P. et al. *Kognitiv Semiotik* [C]. København: Haase & Søns Forlag AS, 2003.
- Deacon, T. W. *The Symbolic Species: The Co-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Brain* [M]. New York: Norton, 1997.
- Donald, M. *Origins of the Modern Mind: Three Stages in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and Cognition*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Gibbs, R. W. Researching Metaphor [A]. In L. Cameron & G. Low (eds.). *Researching and Applying Metaphor*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Haser, V. *Metaphor, Metonymy, and Experientialist Philosophy: Challenging Cognitive Semantics* [M].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5.
- Lakoff, G. & Johnson, M.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 Lindblom, J. & Ziemke, T. Social Situatedness of Natural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ygotsky and Beyond [J]. *Adaptive Behavior*, 2003 (2).
- Minsky, M. *The Society of Mind* [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5.
- Sonesson, G. The Meaning of Meaning in Bi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A Semiotic Reconstruction [J]. *Sign Systems Studies*, 2006 (1).
- Tomasello, M. et al. Chimpanzees Understand Psychological States: The Question Is Which Ones and to What Extent [J].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03 (4).
- Tomasello, M. Primate Cognition: Introduction to the Issue [J]. *Cognitive Science*, 2000 (3).
- Tomasello, M.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Human Cognition*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Ungerer, F. & Schmid, H. J.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London: Longman, 1996.
- Ungerer, F. Muted Metaphors and the Activation of Metonymies in Advertising [A]. In A. Barcelona (ed.).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C].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3.
- Ziemke, T. Are Robots Embodied? [A]. In C. Balkenius et al.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Epigenetic Robotics: Modeling Cognitive Development in Robotic Systems* [C]. Lund, Sweden: Lund University, 2001.
- Ziemke, T. & Sharkey, N. E. A Stroll through the Worlds of Robots and Animals: Applying Jakob von Uexküll's Theory of Meaning to Adaptive Robots and Artificial Life [J]. *Semiotica*, 2001 (4).
- Zlatev, J. Mimesis: The “Missing Link” between Signals and Symbols in Phylogeny and Ontology? [A]. In A. Pajunen (ed.). *Mimesis, Sign and Language Evolution* [C]. Turku: University of Turku Press, 2002.